

初冬观蔷薇果

花艳美仑长夏时，果熟如玉初冬日。
当时花开香满园，而今红豆惹相思。

癸卯冬日初雪

雪湿红叶红，顿燃好心情。
洁白莫如雪，瑞红兆光景。

癸卯寒衣节祭祖

风摇芦苇荡，草枯树叶黄。
寒衣何所寄，纸烛照泪光。

初冬观红叶满地

叶为树之衣，春夏相附丽。
皆言树可依，终究要分离。
冬来朔风起，红叶落满地。
非是树无情，来年又一体。

霜打蒿蒿

道生一野草，百节为鸟蓼。
茎卧具纵横，花小亦妖娆。
霜打不曾惧，茱萸影相吊。
野蔬可食药，家畜作饲料。

癸卯初冬观新月印湖中

初冬黄昏煮微明，半个月亮印湖中。
车水马龙閃霓虹，湖畔漫步自从容。

癸卯初冬暖阳映叶黄

初冬晴日登高岗，层林迢递披暖阳。
金光映照叶叶黄。些许情思挽流光。

癸卯小雪节感赋

十月逢十日，节令属小雪。
小雪不见雪，天公忒吝啬。
六出自云霄，琼花生寒色。
天意常弄人，执念又若何。

癸卯初冬观海棠

初冬披暖阳，海棠叶儿黄。
叶叶闪金光，簌簌迎风响。
叶黄果亦黄，黄果叶底藏。
叶黄不堪长，红果留鸟享。

观朱槿花开

朱槿花殷红，盛大色且正。
四季次第开，绽放自从容。

观南天竹

扶疏南天竹，称竹非是竹。
叶叶相对出，叶色似紫苏。
花发朱明后，冬果红珊瑚。
女媧炼彩石，持此拂水阻。
试以来御风，风亦为之住。
少君献此竹，轩轾植莲壑。

癸卯初冬观奇云

楼高浮奇云，片片似鱼鳞。
云龙横空起，腾飞现真身。
利箭穿云过，阳光晃行人。
见首不见尾，幻化不久存。

癸卯初冬观叶落

叶落也有声，莫言树无情。
天道有轮回，自然无边境。

观姚永胜先生画展

农民画家真画家，五十余载不自暇。
学艺精妙亦惟肖，风趣童真蕴高雅。

观王邕作书

笔意藏拙实高古，腕力空悬泼墨书。
艾生南山坚石处，悠然再见常驻足。

喜闻李苏兰女士获泰山文艺奖

齐鲁有泰山，济阳多才女。
秀香盈济水，苏兰胜金绿。
文丽生网络，翰墨出翠樾。
艺苑百花色，须眉若中帼。

癸卯大雪节令祈雪

大雪时节不见雪，期盼雪压老松果。
奈何不如见一面，青春惟愿吐淋雪。

白荻如絮

冬来荻花白，如絮添风采。
摇曳生姿色，素娥队队来。

癸卯大雪中和茶舍暂坐

天寒晚来雪，鹅毛掩白鹄。

雅兴陡然起，扫雪煨炉火。
佳人依红梅，氤氲琥珀色。
三盏两杯后，诗歌唱中和。

咏柳叶

春来我为先，吐叶在枝端。
鹅黄娇艳艳，分外惹人怜。
夏日暑气蒸，摇曳自等闲。
深冬朔风烈，伴雪舞翩翩。

作者系区直机关工委退休干部

“有的画面给眼睛看，有的给心灵；有的声音给耳朵听，有的给心灵。”

评论来自电影《喜马拉雅》。

莽莽群山，奔腾的牦牛路过处，阵阵烟尘，宿命感的藏密梵音如仙乐般响起，这是多波村的运盐队回来了。

多波村，位于喜马拉雅山里的藏民村。恶劣的天气，严酷的环境，贫瘠的土地，多波村一年的粮食产量只够全村人吃三个月。为了吃饱饭，为了活下去，村里人要组成运盐队，用牦牛驮着盐巴翻越喜马拉雅山去大麦乡换回粮食。

运盐队回来了，全村人都跑到村口去迎接，少头领却成了驮在牦牛上的一具尸体。妻子佩玛痛哭着跑上前，远处静静看着的母亲眼泪无声的流下，父亲，村里的老头领雷霆却强忍着悲痛一言不发，或者说，他的愤怒超过了悲痛。看着儿子的下属兼好友卡玛，雷霆认定是卡玛想要做头领才故意让儿子送了命。

然后，便是一场“天葬”。散落的血肉，盘旋的秃鹫，诵经的喇嘛，就算藏民们相信他们死后会去往极乐世界，会在神灵那里得到新生，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生生不息的一场轮回，依然难掩亲人离世的悲伤。雷霆告诉孙子慈仁，他要成为头领，头领的儿子都要做头领。年幼的慈仁懵懵懂懂，不懂得爷爷那份焦虑与迫切。是的，雷霆是焦虑的，他不能让卡玛成为头领，他不甘心，也不情愿，所以，他来到了寺庙。他的二儿子诺布八岁便被送到庙里成为了喇嘛。面对父亲，诺布说他只会诵经和绘画。雷霆失望地回到村里。他渐渐发现，即便他曾是令全村人信服的头领，即便他如此固执地反对，村里人一致认为只有卡玛才能担任新的头领。新旧交替，是自然界永恒不变的规律，有人倒下去，自然会有人站起来。

僵持、对峙中，时间不管不顾地流逝着。有一件事越来越迫在眉睫，大雪封山前必须要出山运盐换粮，谁做头领带领运盐队出山，依然悬而未决。喇嘛们忙着计算出山的吉日，年轻的卡玛却不屑于他们对神灵旨意的虔诚与迷信。他私自带着村里的年轻人，牦牛和盐巴，比喇嘛计算出的吉日提前四天出发了。

看着空荡荡的村庄，看着老去的朋友，雷霆决

走过喜马拉雅

◎杜秀香

定自己带着这些“残兵旧友”出发。依旧穿着喇嘛红衣的二儿子出现在队伍中，儿媳佩玛和孙子慈仁也跟着队伍走出了村庄。一行老弱病儒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出山之路。连绵的雪山，飞扬的尘土，坚硬的石头，单调的大地上似乎除了他们，没有任何的颜色和风景。远望，近看，除了山还是山，除了风还是风，除了路还是路……似乎，一切都没有尽头。雷霆目光坚毅，脚步坚定的向前走着，满脸的沧桑都是他翻过的山，趟过的路，吹过的风沙。

走了不久的慈仁喊着脚疼不肯再走，佩玛为他求情，请求雷霆停下来休息一会。她说着所有母亲都会说的一句话：“他还是个孩子。”雷霆不为所动，他语气坚决地说：“那是昨天了。”是啊，在雷霆心里，孙子是要做头领的，他稚嫩的肩膀要担负起全村人的期望，走出村子的那一刻，慈仁的童年就注定结束了。

天黑宿营，叔叔诺布在石头上画着大树，慈仁好奇地问他画的是什么？雪域高原，没有苍穹大树，慈仁从未见过树，也不知道树是什么。叔叔告诉他说，站在树上，可以看得远。慈仁天真的说：“树就是爷爷，因为爷爷是头领，站的更高，看的更远。”

为了赶上早出发四天的卡玛，雷霆决定要走人人闻之色变被称为“魔鬼之路”的湖边小路。湛蓝的湖水在阳光下泛着点点银光，成为全剧最美丽的一道风景。可美丽的背后总是藏着巨大的危险。悬崖峭壁上孤悬着仅可容人的小路，一不小心就会坠下深渊。纵使他们战战兢兢，一步一步的小心走过，可还是有一头牦牛一脚踩空掉进了湖里。雷霆说这是献祭给魔鬼的礼物。

他们终于在卡玛和众人惊异的目光中赶上了运盐队。晚上，坐在篝火边的雷霆手里拿着三粒盐巴，嘴里念念有词，他坚信“盐巴扔在火里，如果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那就预示着是个晴天，如果像石头扔进大海一样沉默，那就预示着暴风雪的来临！”他常说“雪山认识他，看见他来了都会给他让路。”扔进火里的盐巴倔强的沉默着，雷霆告诉众人，明早启程，暴风雪就要来了，一定要赶在暴风雪封住山口前出山。年轻的卡玛自然不会相信雷霆，不会相信几粒盐巴就可以预测暴风雪的来临。他更相信自己的勇

气和力量，更相信眼前满天的繁星和蓝到发亮的天空。

第二天一早，雷霆固执地带着队伍出发了，毫无意外，卡玛也带着队伍留了下来。队伍行进中，天空开始飘雪，不久，风越来越急，雪越下越大，每走一步，雪都会淹没到膝盖，渐渐有牦牛倒在了雪地里再也起不来。雷霆依然脚步坚定，语气坚定，他告诉众人一定要坚持往前走，一定要走到出口。他用额头抵着坐在牦牛上的孙子慈仁，告诉他继续向前走，然后义无反顾地向着队伍末尾走去，他是头领，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他的勇气一如从前，他的意志一如从前，他的斗志一如从前，可他的身体老了，再也抵不过这漫天的风雪与长途的跋涉，他一头栽倒在风雪里……

随后赶来的卡玛发现倒在了风雪中的雷霆，他背起了他，迎着风，顶着雪，一步一步艰难的走着。终于，他们走到了出口。夜里，醒来的雷霆听到了佩玛与卡玛的欢好，他愤怒的拿过匕首要起身，二儿子诺布按下了他的匕首，意味深长地说“顺其自然吧。”第二天，卡玛给慈仁体贴地带上了护眼的头发，村里人欣慰的慨叹着：“这孩子以后有人疼了。”村里人的心亮着呢，所有人都知道佩玛喜欢青梅竹马的卡玛，知道佩玛要嫁给卡玛，也知道她的儿子慈仁以后会成为新的头领，而卡玛会把他的经验如父亲教授儿子般传给慈仁……活下去，在严酷的自然和艰难的生活面前，他们早就学会了最优的选择。

高高的玛尼堆上，经幡随风猎猎飘动，雷霆从怀里掏出代表着头领的经幡递给了卡玛，叮嘱他要遵从神的旨意，要照顾好慈仁。卡玛动容的说：“有时候我多希望您是我的父亲。”雷霆笑了，他说：“你和我太像了，反倒成不了父子。”他们终于和解了，也释怀了，完成了变革者和统治者之间新旧力量的碰撞和交替。

雷霆拒绝了出山，他永远的倒在了雪山里，喇嘛说，他本就属于雪山。

诺布回到寺院，完成了他的壁画，那是属于他们的故事，一个头领的一生，有童年的慈仁，有年轻的卡玛，有老去的雷霆。时间，在他们身上完成了一个闭环。

每当镜头以上帝的视角俯视大地时，行走在山间的牦牛和人类看起来那样渺小，可在天地间，人类又是那样伟大，他们用坚强、勇气、意志和力量敬畏着自然，对抗着灾难。活着，活下去，是他们代代传承，高于一切的信念。

有人说，死亡是可以战胜的，因为复活了。老头领雷霆，像极了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里的老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永远不屈服，不退缩，不放弃的精神和勇气。正如诺布所说：“当你面前有两条路时，走最难的路。”

作者单位：区人民医院

宇文护遣著名相士赵昭暗中观察杨坚。

这位赵昭非等闲之辈，他是北周乃至北齐的著名术士，精通图筮和相面，皇帝有什么废立、征战大事都要请他预测，预测结果都是十次九准。周人说他能腾云驾雾，不食人间烟火，是老子的学生，和玉皇大帝、如来佛祖都过从甚密。要他卜筮、预测都要事先到终南山找到他，他闭关修炼几天后才告诉答案。世人都说，他哪是修炼啊，他是向玉皇大帝汇报去了，要不他能算得那么准吗？

他这天接到宫里的通知，说是他要给一个人相面。他心里一动：去相一个什么人呢，还得暗暗去看？他就多了个心眼儿，就对派来的使者多方试探，使者终于说出杨坚的名字，听到这个名字，他心中一凛。送走使者，他陷入沉思：这杨坚是周朝十二大将军之一的杨忠的儿子，早就听说其相貌奇异，人品贵重。况且，周朝宇文护专权，卖官鬻爵，打压功臣，排挤异己，弄得朝政混乱，甚是不得人心。现在让给杨坚看相，分明是要陷害他。杨坚是救命恩人的后代，当年父亲赵明礼遭受冤情，是当时任同州总管的杨志把父亲从监狱里救了出来，使赵家的冤情得以昭雪。父亲把他的名字改为昭，就是让他记住为他家昭雪的恩人。他拿定主意，无论如何一定保住杨家的血脉。正在他下定决心保护杨坚的时候，皇宫宗伯侯伏侯寿派人送来一封密信，他非常诧异：自己和宗伯侯伏侯寿一向无甚交际，这时他送来密信做甚？看了

信后，他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宇文护要找借口杀掉杨坚，他认为杨坚是他日后专权、篡权的巨大障碍。赵昭看罢信，只对信使淡淡地说了三个字：“顺天理”。

按照约定的时间，赵昭进了宫，躲在殿内的屏风后，见一个龙颜鹤首、虎背熊腰的年轻人正在不急不缓地向大家宰汇报工作，声音不高但吐字清晰，缓缓道来而层次分明。仔细一看，更是惊异：这分明是帝王，相貌符合相书上描述的一切特点。三十来岁的年龄，非常沉稳，超出同龄人，声音浑厚分明是虎啸龙吟，世所罕见啊。虽是向宇文护奏事，但在赵昭眼中杨坚分明是宇文护的主人，气场太强大了。等杨坚汇报完毕走出殿外后，宇文护问赵昭：

“这个青年人相貌如何？将来前程如何？”

“我看这个年轻人一定是个贵人，前程美好，能做个将军，当个柱国很难，再大的官恐怕是妄言了！”

任务完成，宇文护要赏给赵昭财宝、设宴款待他，都被他婉言谢绝。宇文护知道他是个怪人，也不为意，随他去吧。

走出宫后，赵昭在宫门外找了个酒馆，要了一壶茱茱出产的土窟春酒和两碟小菜喝了起来，一边喝一边寻思着刚才惊心的一幕：杨坚走出殿后，从旁边偏门走出了十几个全副武装、膀大腰圆的卫士，宇文护解散了他们。要不是自己咬牙说出那番话，杨坚此刻命休矣。想到这里，赵昭的脊背

也还凉飕飕的。他眼瞅着宫门，等杨坚一出来就拦住了他：

“官爷留步，容老夫说几句话。”

杨坚愣了下，立住身形：自己不认识这位鹤发童颜的老者啊。赵昭走近，对杨坚说：

“公当为天下君，必诛杀而后定，当下宜韬光养晦，望君谨记鄙言！”

“请问老丈您是？”

“勿管我是谁，您家令尊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老夫不会妄言，切记！”

说罢飘然而去。杨坚愣了一下，向着老者的背影深深鞠了一躬。

侯伏侯寿暗中保护，赵昭施一援手，使杨坚躲过一场杀身之祸。也使他加深了对北周，特别是宇文护残酷残暴的认识，更激起了杨坚对宇文护的仇恨，激起了自己对最高权力的向往和野心。

侯伏侯寿暗地提醒杨坚主动向大家宰宇文护示好，以解除面临的危机。怎么办？只有韬光养

暗夜惊昙——告诉您一个不一样的大隋王朝

◎杜吉民

嗨，避宇文护之锋芒。杨坚开始主动靠拢，汇报思想，遇到宇文护指责、找茬，他就主动认错，他的一众拥趸不服，杨坚冷静地对他们说：

“我认真的分析过了，宇文护之所以想要杀我，只是怕我阻碍他掌权罢了，我们不能和他公开抗争，公开抗争只会增强他害我之心，况且我们不具备和他对抗的实力。我应该向他示好。”

心腹知己还是有些不服气，说道：

“大人无罪被馋，应辩驳，如不辩驳，岂不正中其下怀？这等于是默认了；再说，大人向宇文护屈服，不是太冤了吗？不失去身份吗？”

杨坚镇定地说：

“现在宇文护炙手可热，骄横自大，心狠手辣，如不冷静处理祸不可测，大丈夫相时而动，能屈能伸，不可做莽夫。宇文护虽是狠毒，如投其所好，也不难驯服，我认真考虑过了，料可无失。”

杨坚主动向宇文护认错，并送上金银财宝，他向宇文护说道：

“下官无功无德，祖宗余荫忝据高位，实感有愧。以前对大人不敬，真是罪该万死，恳请大人庇护于我，容我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说罢，匍匐在地，声泪俱下。宇文护见此将信将疑，开口说道：

“宗伯何罪之有？你这样委屈自己，不是太难为你了吗？”

“我不知孝敬、报答您，就是大罪一条。我从前自恃祖上功劳，不知天高地厚。其实，如果没有大人的提携，就不会有我杨坚的今天。我以前不知感恩，现在逐渐醒悟，知道您才是我的大恩人啊，有再造之恩。我愿为大家宰效劳，任大人驱使，乞望大人收留。”

杨坚不断向宇文护认错，宇文护态度逐渐缓和。杨坚的心腹见杨坚如此软弱，很是不满，说道：“大人只知讨好宇文护，全不顾及自己形象，大人知道有多少人嘲笑你吗？如此下去，大人当真威信扫地了。”

宇文护不断试探杨坚，杨坚没有露出丝毫破绽、把柄。宇文护以为杨坚被他制服，不得意地说：“我自信没人是我的敌手，如今杨坚服服帖帖，可以为我所用，我还有什么理由难为他这个小宗伯呢？”

但杨坚知道他不会融入宇文护的圈子，也融不进去，只有时刻警惕，小心翼翼，精心应对。宇文护不是“天”。前路茫茫，但也要大胆走下去。（待续八）